

區 遠 豫 魯 具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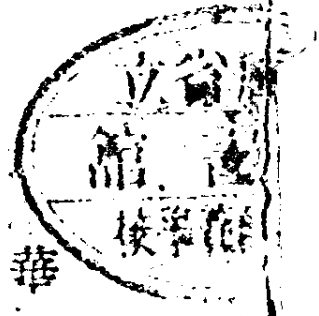
七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界世個兩

著 垣 樹 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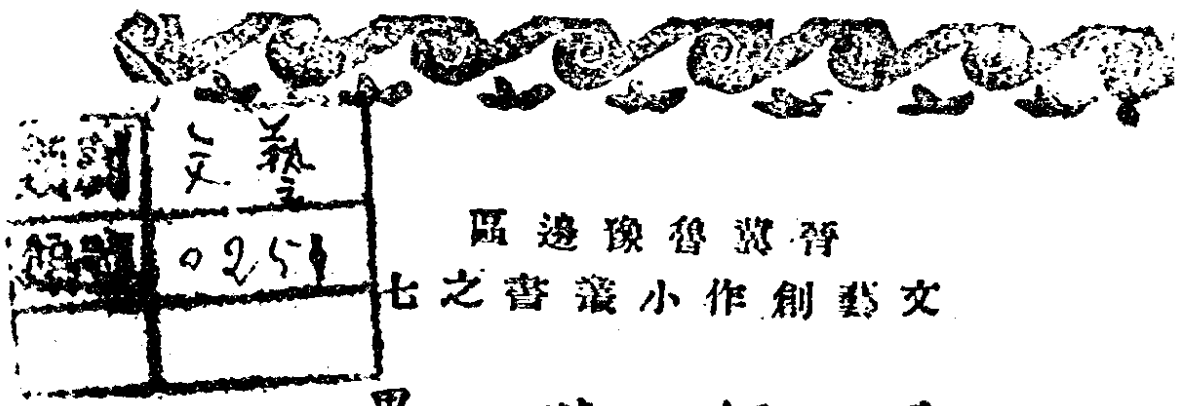


聯中



行發店書學新北華





區邊豫魯冀晉
七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界世個兩

著理樹趙



3 0614 2394 7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兩個世界

全劇人物

金虎：三十多歲一個農民，還是個傻瓜。

銀虎：金虎的弟弟，二十四五歲，被頑軍逼得離了家，在我根據地當區級幹部。

其父：將近六十歲的老貧農。

其母：也近六十歲，勤苦耐勞，說話很爽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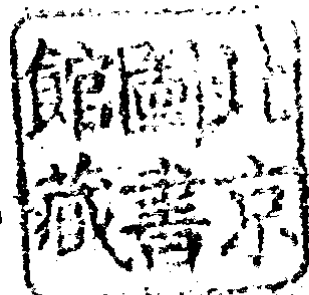
李鐵拴：金虎的鄰家，四十餘歲，也是貧農，很願意爲着大衆的事情出頭。

村長：三十餘歲，高中畢業，受過頑固份子的訓。

村副：五十餘歲，雖然也是個國民黨員，却比較開明一點。

石甫：國民黨村書記，也三十餘歲，初中畢業，最頑固。

接旺：三青團村團長，農村知識份子，事事聽石甫的話。



兩個世界

村警甲：流氓。

村警乙：農民。

伙夫一人。

村公所書記一人。

（村公所人一律穿制服）

頑軍營長：三十餘歲，官氣十足。

馬弁：十七八歲小流氓。

其他小軍官數人：不開口。

趕驢兵二人。

散兵數人。

王幹事：國民黨縣黨部幹事。

支差的：愛漂亮的農村青年。

羣衆十餘人：露而不登場，最好是男女老少都有。

時間

第一幕：一九四三年春。

第二幕：夏。
第三幕：秋。

地點

陵川縣某村。

第一幕

景：把舞台作爲一個歡迎會的講話台。舞台右方爲講話台的後面，上貼「歡迎王營長及全營官兵大會」幾個大字。靠幕排兩張空桌子；左方爲講話台的前面（用佈野景方法掛幕條），從右往左，約佔舞台三分之二那地方，橫排四根柱子，頂上用柏樹枝紮三個「半圓形」，下邊綁一根橫木杆作爲欄杆（好像新搭起的台子），再往左就算講話台下（佈景時能分出上下來更好）。舞台後方爲講話台的左方，上貼「歡迎王營長及全營將士」「歡迎王營長指導本村工作」「歡迎中央軍保衛地方」等標語。



開幕時：遠遠聽有老太婆的哭聲，村警甲乙二人拍一口已經殺好的豬（或羊）走到綠台中心，幕開。

甲、乙：（把豬放在靠後牆的桌子上，又從左方下。）（哭聲仍繼續着）

甲、乙：（又取了些零星慰勞品——如手巾、胰子、鞋、襪之類——慢慢往桌上擺。）

乙：（一邊擺，一邊歪着頭聽）這是誰哭？

甲：（聽）還不是金虎娘？

乙：因為什麼？

甲：擺你的吧！這還用問？還不是哭銀虎？

乙：銀虎走了二三年了，這時候不年不節哭什麼？

甲：（不耐煩了）你的心上就沒窟窿？銀虎不是叫中央軍殺了嗎？這兩天中央軍駐到村裏來了，他自然就想起兒子來了！夜來就哭了一場了。

（哭聲止）

乙：（走近甲一些，低聲。）噯！有人說銀虎還沒有死！

甲：你聽誰說？

乙：人家奪火村還有人在遼縣碰見他一回。

甲：（認真起來，指着乙）這你可要當證人吧？

乙：（怕起來）不不！我不過跟你說句淡話！我又認不得人家是誰！

甲：（挺起肚子大笑——肚子挺得很高，好像要把戲的小孩練輕腰的架式。）哈哈：——你真是一個莊稼人！隨便跟你開個玩笑，就把你嚇成那樣！胆子這樣小怎麼能當村警？老弟！以後要學得胆大一點！

乙：（放了心）老哥！你真嚇了我一跳！我當又說出什麼禍來了。

甲：這不過是你跟我說啦吧，要是對上頭說，你看有禍沒禍？銀虎是跟八路軍走的，你怎麼知道他的消息？馬上不把你賞賚八路抓起來才算怪！（內——講話台下——脚步聲，他向遠處一看，吐了吐舌）村副來了！（趕緊擺慰勞品。）

（村副從左方上——即上了講話台——很笨的一步一步走着。）

村副：還沒有人來？村長啦？

甲：給國民兵團講話去了！

（石甫上）

村副：吃飯了石甫？

石：吃了！你吃了？

村副：吃了！

石：（向全台掃了一眼，然）（二人）叫你們早點動手，你們幹什麼去來？說是八點鐘開會，這會已經……，連桌凳都還沒有搬上來！

甲：村長叫先擺這些啦！

石：那就該早點擺呀？

甲：（向乙）我擺這些，你先

子去！

（乙下。甲仍然擺着。）

（村副和石甫搖來走去。）

石：（走到左方，揚頭看。）下不成了！

村副：下不成了，也就差不多下透了！這場好雨！正是種時候！

石：穀雨前後下雨，自然正是時候，不過在咱們這一帶還早一點，咱們這一帶立夏種

穀正好！

村副：穀雨種也行，不過還不知道種得成種不成啦；聽說敵人在長治安陽都增了兵，恐

怕要來掃蕩！

石：軍事上自有軍隊負責，咱們操心也不抵事。

（村警乙扛上一張桌子來，放在台正中。）

石：（向乙）快點搬！馬上就到時候了！（向甲）你還沒有擺完？

甲：完了完了！（趕緊把餘下的兩件小東西——不論是手巾、胰子都行——擺齊，就走過來。）

石：再去打一圓籬，叫村裏人吃了飯馬上就來，誰不來罰他一斗小米！回來順路問問營長的馬弁，看人家便宜了沒有。

（甲隱聲下）

（內鑼聲，並喊道：「一家出一個人，吃了飯馬上到廟裏開會！誰要不到，罰小米一斗！」）連敲連喊，越走越遠，慢慢聽不見了。）

（乙又送上兩把椅子來，他兩人拉過來坐到桌邊。）

（接旺上）

樓：對不起對不起，你們都早早來了？

村副：（用長帶對聯的架子，頭雖然動了一動，可是身子躺在椅背上沒有起來。）也才來！（向石）石甫！接旺也來了，咱們就趁這一會再談談派款派糧的事；我看那真收不起來！請免又請不准！

石：鄉住吃得打！強要就能要起來！除了幾家赤貧戶，那家能不存個一石兩石糧食？

村副：我看也不見得，從去年收了秋到現在，光軍糧要過五次了呀！況且村公款公糧每月要收，三十一個脫離生產的人，每月光說小米就是九石三斗，新發下來的制服費也沒有繳……

接：三十個人呢，那夠三十一個？

（村警乙又扛上桌子來）

石：你這三青團長！（見乙走過去，吐了吐舌頭，趕緊改口）你你這指導員也太不負責

責任了！連村裏脫離生產的人數也記不得！

：我記錯了？我給你數：你一個、我一個、村長村副兩個、教官一個，共是五個。還有五個村警、二十個國民兵團團員；這是二十五個。二十五個加五個是多少？

（乙下）

石：小學教員不吃東西？人家除三斗米外還有十斤麵啦！

接：嗚！我把他忘了！

村副：咱還是談正經的吧：這次的軍糧，又是五千斤小米、兩千斤白麵、兩千斤小粉麵、五百斤豆麵、一百五十斤榆皮麵、兩千五百斤馬料。不是二百戶人家一個小村，能有多少糧食呀？

石：你的意見怎麼辦？

村副：我倒想不出什麼辦法來。昨天晚上，村裏有些人見說這次呈請減免沒有請准，還想要求村公所再遞個呈文請一請！

石：還請啦！請了一次就把駐請軍下來了，還要請啦！

村副：呈請是呈請，駐軍是駐軍，這兩件事有什麼關係？

石：沒有關係？你沒有見指令吧？

（乙又扛兩條板凳上）

村副：沒有見！昨天晚上才聽村警說沒有請准！

石：（向乙）去把村公所桌上那宗縣府指令卷取上來！

（乙下）（接旺拉過一條板凳來坐下）

石：沒有關係，關係可大啦！老叔！你也有個年紀了，當個不管事的現成村副不好嗎？有人在你跟前哭窮，你最好是推你管不着！心一軟聽上那些人的話，弄出事來，他不替你負責呀！

（乙又抽了兩條板凳取卷宗上，放下板凳將卷宗遞給石，站一邊。石遞給村副，村副揭開取出指令來）

村副：（唸）呈悉。查該村情形，本府業已了然。當此抗戰期間，極應免爲其難。內稱多數村民屢乞轉請減免等情，恐係異黨份子鼓動愚民，煽相抗叛。茲除請本縣駐軍分兵駐地鎮壓外，仰該村長仍將前派軍糧按期如數收齊，以便撥發。切勿延誤。爲要。此令。（讀完放下）唉！這也太，也太不合事實了！要求請免的人，明明是眞沒有糧食，那裏是什麼共產黨？就是咱們也出不起呀！

石：那你也太武斷，共產黨頭上又沒有字，你知道誰是誰不是？

村副：（略不高興）那時候上呈文，雖然用的是村公所的名義，（向石）也是通過你國民黨書記。（向接）通過你三青團團長才遞的（石看了村副一眼）！要是共產黨鼓動的，你們爲什麼不制止？

石：不要起脾氣，我不過想提醒你一下，請你以後注意。（摸起袖子看錶）八點多了，

○（向乙）你去打聽一下營長吃過飯了沒有。

（乙下）

石：（向村副）老叔！你怎麼一發了脾氣什麼都不顧了？雖然沒有外人，也不要亂喊什麼黨書記、什麼三青團長！放着上級規定的公團名目，用起來還不方便嗎？以後還叫我農會幹事長，叫他（用嘴指接）指導員好了！（用上級的口氣）這是紀律問題！

（村副無話。停了一會，接旺開了口。）

接：請也請不准，咱就談談怎樣攤派吧！

石：就按糧銀派吧！

接：去年臘月才按糧銀派過了，我看這次不如按戶口派。

石：你不要因為自己想銀重一點，就光給自己打算！按戶派，還得起來嗎？

接：你是老戶主，種八十多畝地才有一兩七錢糧銀，你怕不？一畝銀派啦！要按糧銀派，我先知道我就拿不出來！

石：我可不是給自己打算，我是怕有些真正沒有糧食的窮人，死拖！你說我的糧銀輕，咱就按地畝派！

村副：按戶口就按戶口吧，實在收不起來再說！按地畝也不一定收起來！就說我吧：聽起聲名來，外邊也租出去幾輛小山莊，可是說起地來都是在石頭縫裏拔土！收

不上幾頭租，畝數可不少！一頃多！要是按地畝派，我自己就是連一頭也不留，也繳不夠那麼大的數目！

石：接：（同聲）按戶口就按戶口！

（村警乙上）

乙：村長來了？村長才從營長那裏出來！

（村長上。三人向他打過招呼，他就坐下）

石：他們隊伍上便宜了沒有？

村長：快了！各連都正集合啦！營長昨天晚上打了一會牌，起得晚了，這會洗臉啦！

石：呀！老百姓還沒有來一個！（向乙）快再去催一下！

乙：也快了！他們在街上集合啦！

（遠遠聽見喊「一二三四」）

石：（向接）你去吧！去教他們一些行禮規矩，等一會隊伍來了，領着他們喊喊口

號！

接：可以！（下）

村長：戰爭恐怕快要來了！聽營長說：安陽、長治、博愛的敵人，都增加夠好幾千，大批的要牲口、抓民夫。看起來好像不幾天就要出發！

村副：呀！這又是件愁人事！（洩了氣，躺到椅背上。）

（三人都不說話，好像發了愁。）

（內集體的脚步聲——雖然喊着「一二三四」，却仍然不能走得整齊一致。）

（在內喊）咱們到後邊，把軍隊讓到前邊！

（喊「一二三四」的那個人，忽然喊道：「立正！稍息！」接着另一部份人的脚步声也由遠處走來了，聲音比較齊一點。村長等三人向左方看！）

村長：國民兵團也來了！

內又喊「立正！稍息！」

（村警甲執着個鑼跑上來）

甲：（向乙）怎麼還沒有把桌凳擺好？隊伍開上來了！

（村長等站起來走到舞台左方向遠處看。好幾部份集體的脚步聲由遠而近，聲音都很整齊，洪大。近處喊口號——接旺喊一聲，大家喊一聲。）

（同時，甲乙二人手忙腳亂擺桌椅板凳——靠講話台欄杆擺一桌一椅。其餘記錄席和幾條凳子。營長、馬弁，還有五六個着武裝帶的人上，村長接着上讓坐。營長暫坐記錄席上，餘人各找座位坐下。馬弁站着。）

（甲乙二人正要下）

村長：叫書記拿上紙筆來記錄！

（甲乙應聲下。）

營長：（向村長）請你介紹一下！

村長：（站起立正）是！（向村副和石）這位就是王營長！（指村副）這是村副！（指石）這是農會幹事長！

（介紹畢仍各就座。村警甲用茶盤捧着十餘個茶盃一個磁壺一盒紙煙上，乙提了一把大鐵茶壺上，倒茶。）

（大家接茶後，略喝了一兩口抽起煙來。村書記取着紙筆上。）

營長：天氣不早了，就開會吧！

村長：（站起立正）是！（向書記）你贊禮吧！

書記：（雖不立正却也非常拘謹。）（走到講話台前靠右第二根木柱旁。喊。）第一！宣佈開會！現在就開會了！第二、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村長：（向營長及各軍官敬過禮，走到桌前。側面向右。）各位官長！（向左）各位士兵同志！各位同胞！今天開的是歡迎王營長及全營官兵大會。因為我們村裏的工作作得不好，恐怕還有共黨份子搗亂，縣政府才請軍隊到我們村子裏來駐。這是來給我們維持秩序的，我們應該歡迎。因為我們的工作不好，更應該歡迎王營長和各位官長多多指導。各位官長和各位士兵同志到我們村裏來還是第一次。我們本來應該好好慰勞一下，可惜我們這山野小村，什麼也準備不下，湊了幾件簡單的東西，實在表不出個敬意，還希望各位官長和士兵同志們多多原諒！我的話完

了！（前後又敬了一番禮，仍回原座。）

書記：第三、請王營長訓話！

（村長等又站起來打招呼。營長走到講話處。村警送一盃茶，放在講話處的桌上。書記回記錄席上去記錄。）

營長：（滿面威風）現在（內多數的脚步聲響了一下）稍息！本營奉上級的命令，應隨川縣政府的邀請，來這裏駐紮。今天受到村裏的歡迎，是應該感謝的。我代表全營官兵向大家致謝！（敬禮）（內又作脚步声）稍息！我今天要講的話，分爲兩點：第一、上級的命令，說這村有共黨份子暗中搗亂，鼓動抗糧，派本營來鎮壓。我們初到這裏，人地生疎，還希望村公所和全體村民多多加以幫助——遇有鼓動大家不出糧的人，馬上來報告。第二、是振刷國民精神：日本所以敢打中國，就是因爲中國人的精神太不振作——臉也不洗，鈕扣也不扣！家裏、街上，都弄得亂七八糟，一點也不知道講究整齊。清潔！我們以後要把這種精神澈底改過，大家都振作起來，都要改做整齊、清潔、精精幹幹的人！現在我提出幾件事，限大家在五天以內作完，作爲我們振刷國民精神的初步。第一件：村裏的房子，有磚的、有土的；藍一座、黃一座，看起來實在不整齊。要你們統統用黃土把外牆刷一下！第二件：滿街都是茅廁，臭氣薰天，要你們統統把他填了，另外全村再打上三個大的新茅廁——一個官長茅廁，一個士兵茅廁，一個老百姓茅廁。第三

幹：你們村裏村外的路，寬一段，窄一段，高一腳，低一腳，走起來沒有一點痛快勁。要你們把他修理一下——修八尺寬，要各處一樣。要是佔着那家一點地，希望不要太小氣——要知道這是爲了全村人走路寬綽，犧牲一點也就算了。第四件：有些老百姓太不顧身面——衣服穿破了也不洗一次，上邊的補綻，青一塊，藍一塊；頭不剃，臉不洗！（用手向遠處指）你看那個是誰？那個袖子上補着紅補釘的！

石：他叫金虎。是個傻瓜！

營長：叫他上來！

石：（向遠處招手）金虎！上來！上來！

（金虎上）

營長：誰給你補這衣裳！

金虎：我娘！（說得很慢）

營長：爲什麼補紅的？

金虎：沒有黑布！

營長：（把金虎一推推得轉過去）你叫人家大家看看這像個什麼人！頭不剃，臉不洗，鈕扣不扣，衣服上紅一塊白一塊！你覺着好看嗎？

（金虎不答）

營長：我靜的話你都聽懂了沒有？

金虎：聽懂了！（扭頭就要走）

營長：（大聲）那裏去？

（金虎又站住）

營長：你聽懂什麼了？我問你：日本人爲什麼敢來打中國？聽懂了你說說！

金虎：（更覺傻氣）因爲村裏的牆沒有刷，茅廩沒有填，路沒有修；因爲我的臉沒有洗，頭沒有剃，還補了一塊紅補綻，日本就打進來了！

（內間然大笑，營長覺着不好意思，半天也不再問，石看見不好解決，就替營長把事推開。）

石：（向金虎）傻鬼！還不滾下去？

（金虎下）

營長：（繼續講）這幾件事，一定要在五天以內作完，不然的話……（突然用手一指，大怒。）那幾個人是誰？你們不聽話，在一處商量什麼？

內一人：（遠遠氣）我們想請營長請個示！

營長：這樣無法無天！派一個代表上來！

（內裏嚷起來，但聲音太小太雜，聽不清楚。）

石：派個代表上來！快！

（農民李鐵拴上）

營長：你叫什麼名字？

李：叫李鐵拴！

營長：你們要幹什麼？

李：他們大家說，想請營長把刷牆、填茅廁、修路這幾件事展一展期，讓老百姓趁這場雨種一種地再做！

營長：（狠狠的）你們倒是理由十足！種地要緊，這幾件事不要緊！是不是？

李：營長吩咐的幾件事自然也要緊，不過雨下得不多，過幾天乾了就不能種了，還是請營長恩典！

營長：我吩咐的事，「也」要緊，可見沒有你們自己的事要緊！被衙門臭氣，過幾天薰得大家得了病，你們負責不負責？提這意見的都是誰？

李：都是村裏人，人多了我也記不清。

營長：記不清你就能來當代表？可見就是你鼓勵的！（向遠處）上來兩個人！把他捆起來！

（二兵上，用繩子捆李。內羣聲大譁。）

——幕落——

第二幕

景：全舞台作一石崖下的石坎，可以避雨，石坎後右方有一洞口，很暗，要不是有人出入，幾乎看不見。石坎的左右兩邊，都通野外，所以不能避風。靠後牆中間，放着一担荆條筐，筐裏有些破爛衣服，鍋碗；還有個大籃子，裏邊放着樹葉。緊靠着這幾件傢具，鋪着兩條破被。

（金虎父躺在舖上，金虎娘坐在旁邊。遠處尚有一兩聲馬嘯。幕開。）
（驢叫）

金虎母：這金虎真是個傻瓜！弄一點吃的，也不知道弄上了沒有，晌午多了還不回來！驢在雨裏淋了三四天了，也不給驢尋個避雨地方？

金虎父：（長聲，但很沒氣力。）叫——他——淋——着——吧——人——還——沒——處——去——啦——

母：要全是自己的倒不要緊——跟咱女婿夥個小驢，雖說是親戚吧，壞了也不好交代呀！

父：唉——看這幾天的來頭呀，能顧住人就算不錯——（突然大叫）啊呀啊呀——肚疼——
母：（趕緊招呼）怎麼，怎麼又疼起來了？

父：（掙扎）躺不住了！快！快扶起我坐坐！

（金虎扶他起來，他靠着兩個荆條中間坐好。）

母：怎麼樣？

父：坐起來好一點。

母：（小聲）給你口開水壓一壓吧？

父：（想了一想）唉！算了吧！不論軍隊，不論村公所，都不是好惹的。他們不叫燒

火咱不燒好了，忍一會就算了！

母：不怕！我去找一把乾柴來！只要不起烟，外邊看不見。

父：一連下了幾天了，那裏有乾柴。

母：真是！我有一會就糊塗了。（向牆後看）要不就把這個破籃拆燒了吧！（把籃裏

的樹葉倒在地上，還倒出一個糖圪塔來。她撥了一半給金虎父，把那一半放到筐裏。）你先吃一口壓壓，我給你燒開水！（坐下拆籃子。）

（金虎上——帶了一頂破草帽，滿身水淋淋的。背了一條口袋，裏邊約有一斗多東西。）

金虎：這會可碰上好東西了！（將口袋放下）

母：什麼？

金虎：青核桃！

母：有仁了？

金虎：有點水仁。吃家可多啦！碰上一顆樹大家就吃了。

（看見父拿着糠吃塔）娘！也給我一塊糠塔吃！

母：就剩那一個了，那裏還有？你爹病了，教他吃吧！

金虎：我不信那麼一大籃，就都吃完了！

母：跑出不四五十天了，那一籃吃塔能有多少？

（母擦了一根洋火點着火，用小砂鍋放在兩顆石頭上燒水。金虎取了一張簾，把口袋裏的核桃取出幾個來，放在地上，只拿了一個，一切兩半個，剝出半個仁來。）

金虎：（向父）爹爹你嚐嚐！（父接住。他又把那半個也剝出來。向母。）娘！你也嚐嚐！好吃了！

（李鐵槍從右方上）

李：（小聲）大娘！快去把你的驢藏起！軍隊又來趕驢來了！

母：真的？金虎！快去把咱的驢趕到溝裏！

（金虎把他從口袋裏取出來的核桃趕緊又裝回口袋裏。他還沒有裝完，村警甲從洞中出。）

甲：你們怎麼還沒有搬走？昨天就叫你們馬上搬，你們為什麼不聽從命令？（突然發覺現有火，更大發威風）你們的胆子真不小！（一脚把小砂鍋踢翻）你們就不要命

？軍隊駐在東山上，下的命令是四十里以內不准舉火，村公所不是跟你們說過了嗎？說過沒有？

母：說過說過！四五十天了，誰燒過火？今天是金虎他爹肚疼起來……

甲：不管肚疼不肚疼，火是不能燒的！況且村公所住在洞裏，你們在這洞口邊燒火，引得日軍來算是誰的事？

母：不敢燒咱不燒好了！

甲：不燒火你們也得馬上搬走！村公所住在洞裏，你們常在這洞口邊鬼混也不合適！金虎：我們原來住在洞裏，你們來了把我們攆出來，如今就連洞外也不叫我們住了！滿地都是濕的，你叫我們搬到那裏去？

甲：（一瞪眼）照這麼說你們是不搬吧？好！我看你們究竟搬不搬！（點頭就要走）母：（攔住甲）你不用理他！他是個傻瓜，說話不知道個顛三倒四。我們不是不搬，

是因為地方遠沒有找好。一會我叫他找一個避雨地方，找好了馬上就搬走！

（右方有喊牲口的聲音——「達達！吁！」兩個兵上）

兵甲：這不是村警！我們還到那邊去了，有人說公所搬過這邊來了。

甲：我們搬過來兩三天了。有什麼事？

兵甲：每村要十個驢，五十隻羊。村長在嗎？

甲：村長是外路人，早跑了！村副、幹事長、指導員都在裏邊！

吳甲：那裏還有個裏邊？

甲：你跟我來！（向洞口走去）

吳甲：（向兵乙）你往外邊看牲口吧！（跟甲走到洞口）這真是個好地方！走到跟前還看不出來！（跟甲進去）

（兵乙向右方走下）

李：把牛殺吃完了，又該殺驢殺羊啦！

金虎：把牛殺完了可沒有吃完。前兩天抓了我的差，叫我給人家往山裏送牛，我見人家把牛肉都燻乾了，裝在子彈箱裏釘住了。

母：（向金虎）你不要說閑話了！快去把驢藏起來！

（金虎才要動身，兵乙又從右方上。）

兵乙：實在餓得抵不住了！找你們點什麼吃的！（說着就亂翻起來）

母：出來四五十天了，又不准燒火，那有什麼吃的？

兵乙：（從筐裏取出半個饅頭）就這吧！（咬了一口）

金虎：（從兵乙手中奪出）你們把我們的糧食都要光了，半塊饅頭還還搶！

兵乙：（打了金虎一耳光）你這小子找着挨揍！

金虎：（還他一耳光）×你娘打咱就打！

（兵乙從背上取槍，却被金虎從他背後連人帶槍抱住，把他臉朝下摔在地上。然

橫騎在他的腰上。他喊了一聲「噉——」，金虎把他的頸子捏住。李鐵拴去拉也拉不開，趕拉開金虎的手，「乙已經死了。」

母：（大驚失色）看你這傻瓜闖下亂了沒有？

李：死仍沒死了，丟到他南坡窖洞裏，弄個死無對證就算了！（向金虎）快！我跟你去！一會裏邊有人出來就不好辦了！

（金虎背起來，李鐵拴抬着腿，慌慌張張從左方下）

母：（拾起槍來，向金虎父）把這埋了吧？

（金虎父點頭，金虎母取槍也向左方跑下。）

兵甲：（從洞內出，向右方看了一眼，回頭向金虎父）俺那個伙計啦？

父：（向右邊指）過那邊去了！

兵甲：（仍向右方看）沒有呀？開了小差了？（向右方下）

父：（自語）開你媽的老差了！

甲：（從洞內出，見兵不在，向金虎父。）那兩個兵啦！

父：（用手向右方指了一下，沒有說話。）

（甲正要往左方下，兵甲上。）

兵甲：（向警甲）俺那個伙計開了小差了！這條伙！一路上我就知道他靠不住！

甲：有幾個騙子了？

甲：才三個！我看見那邊還有三個驢一羣羊，叫你們公所再給找四個驢就夠了。你們也不肯給派！

甲：村裏人都跑散了，上那裏找去？就是那三個驢一羣羊，也還不能都趕走——有二個大驢是指導員的，羊是村副的。

甲：這會也趕不起是誰的，湊不夠數，只好見一個趕一個！（說着仍回右方下）

（甲仍回洞裏。金虎母從左方上。）

父：那個兵趕驢去了，你到那邊看趕了咱的驢沒有？

母：呀！那准是叫人家找見了！就明拴在坡上，人家還看不見？（跑到右方向遠遠看，又回面向金虎父。）趕啦趕啦！已經解開了！（向右方喊）不要趕那一個驢！那是我跟我女婿夥了個驢！（喊着跑下去）

（甲、村副、接莊都從洞內出）

接：（向甲）他說他真要趕？

甲：他說他要趕！咱們看看他趕不趕。

（三人走到右方）

甲：看！把金虎的驢趕下來了！金虎他娘彈去了！

接：還不滾來抵什麼事（稍停）呀！又去趕我那個了！真倒楣！（稍停）不算了！解開了！

申：看！金虎他娘牽他的驢啦！（稍停）打起來了！金虎他娘跌倒了！起來了起來了！

！返回來了！我早就知道你不行！

村副：都躲不過！那不是，又去趕我的羊了！

甲：這他可不容易趕！羊不比驢——要不是行家，就算他趕不走！

接：那傢伙有辦法！先把放羊的抓住了。

村副：不算了！放羊的還得給人家去送啦！那不是，給人家擡起來了！

（金虎母上）

：真不說理！

接：真不說理！（看看金虎母，忽然想起來。）噫！你們就還沒有搬走？

母：金虎去找地方去了，找好了馬上就搬！

接：不論找什麼地方，不好都得馬上搬！太不成話！說了兩三天了儘管推！（向甲）催着他！

！叫他馬上搬走！（向村副）咱們回去吧！反正人家是趕走了！唉！真不說理！

（仍回到中場去。）

甲：（向金虎母）你看我說不行不行，你們管儘推！還等什麼？搬吧！

母：國也得等金虎回來！

甲：你不先收拾行李？

母：有什麼收拾的？一担就担完了！只是他爹不好招呼……

（金虎和李鐵拴上）

李：算是給他找了個好地方！（看見村警在，嚇了一跳。）

母：（向李使眼色）找了個好地方就搬吧！

金虎：（向母）人家是說甚啦？你是說甚啦？

甲：（不了解他們的事）不論說甚也得搬！

母：搬搬搬！誰說不搬？（說着就去收拾東西）

（縣黨部王幹事穿着雨衣從右方上）

甲：（回頭一看）王幹事來了！（趕緊跑過來，幫着王脫下雨衣掛在石坎下，然後規

矩矩站在一旁。）

王：誰都在？

甲：村副、農會幹事長、指導員三個人！請到裏邊去吧！

王：我一會再進去，你先把農會幹事長請出來，我跟他說句話！

甲：是——進洞裏去！

母：（向李）鐵拴！你們那邊還能擠兩三個人不能？人家非叫搬不行，這可搬到那裏去？

李：也可以搬到那邊去，不過擠一點吧！

母：那不要緊！擠總比在雨裏淋着強，你幫我點忙吧？一會叫金虎担上行李，你跟我

把他架上去！

李：可以可以！

（石甫從洞內出）

石：來了王幹事！東山上的情況怎麼樣？

王：（看金虎等）

石：（向金虎等）你們走開點，我們談談話！

（金虎等走開，只留金虎父未動。）

石：你這老頭子怎麼不走開？

父：（略搖頭，裝作不省人事。）給口水喝吧！

王：不用管他！一個老頭病成那樣，他聽得懂什麼？

石：那麼請你談吧！

王：情況變化很大！這次戰爭大概是結束了。咱們的隊伍損失很大，大部份是投降了；有一部份跑下河南去了；還有許多打散了的，就在這附近各地當土匪。

石：縣黨部和縣政府呢？

王：昨天上午，縣黨部開了個會。決議是這樣：爲了抵制共產黨、八路軍，現在公開限日軍接頭。昨天晚上，縣政府已經派人去跟日軍接洽好了。

石：各村怎麼辦啦？

王：昨天晚上決定的辦法是各村幹部原封不動，只要改一改名目——村公所改成維持會，村長副担任正副會長；國民黨團改成警備隊，教官還是隊長；黨還是黨，担任防共工作；就這樣簡單。我怕有些人的腦筋一時改不過來，所以先跟你單獨商量一下。

石：這村裏的幹部，沒有什麼不願意的——軍隊已經垮了，要不走這條路他靠誰去？不過也說不齊，我看村副就有點謬勁！

王：村長不是跑了嗎？那麼村副要再不幹，叫誰當會長？

石：走着看吧！真要是他不幹，那只好叫接旺代理！

王：商量一下再說——自然還是他幹好！

石：那麼進來吧！（引王入洞）

父：（獨自罵）虧你狗×們活得白臉！平常要上老百姓的小米，再撥上差担，修武備大米吃！日本人來了你狗×們跑到山裏，再要上老百姓的牛驢吃肉！吃你狗×們叫做甚？打起仗來投日本的投日本，當土匪的當土匪！

母：（金虎等上，又收拾行李。把行李收拾好了。）

母：大家都肚飢了，就把那青核桃吃幾顆再走吧。

父：（金虎取出核桃來，大家剝着吃。）

父：我看咱就停停再撥也可以——縣政府、縣黨部、村公所那夥狗×的都投了日本了，

他們還不走啦？他們走了，咱們還許能再搬進洞裏去住啦！

李：誰說？

父：那個什麼幹事跟咱村那狗×幹事長親自說的！

（接旺和村副從洞內出）

接：（向金虎等）你們且過一邊，我們說幾句話！

（除金虎父、餘人仍下。）

村副：不用說了！你們叫我當個清淨老百姓好不好？

接：你再不要推那麼清淨！咱村除了你再找不出合適人來！況且就給你自己打算，也

應該把這個會長當起來，要不然，八路軍倘或來了，你靠誰去？

村副：這我倒不操心；糧食叫中央軍要光了，牲口叫他們趕光了，不論他誰來吧，想要

我這條老命，不管他誰要去好了！

石：（從洞內出）不用儘管推了，接旺！你就暫且應起個名來，晚上回到村裏再慢慢

跟老漢商量吧？

接：那也好！

（三人一同進洞，金虎等又回來。）

母：不用等了！搬吧！這還能住？人家說句話也得給人家走開！

李：搬就搬過那邊去吧，省得受這些零碎氣！

金虎：搬就搬！

（金虎搖着筐，李鐵拴扶着金虎父，金虎母把筐抬到金虎父面前！）
正抬步向左方走，甲從洞內出。）

甲：等等！不要搬了！現在不打仗了，大家就都

金虎：那麼就搬回家去吧！（仍要走）

甲：不要走！還有事啦！你們且放下！

（金虎等各自放下東西，金虎父也暫且坐到

甲：（指金虎和鐵拴）村公所還有些東西，派你

虎、鐵拴、村警甲同入洞）

母：（向金虎父）你看這說個什麼理？

（金虎、鐵拴、村警甲、石甫、接旺、村副、

人都拿着些被褥或口袋。拿到洞外，放成一大堆。

甲：（向金虎）挑過你的筐子來，把這些鋪蓋放進

袋！

（金虎把自己的行李取出，把他們的行李裝進去

上搭。鐵拴喊着一背不動了背不動了，甲父給

（石等四人，各自拄着小棍也動開步，王幹事正

「站住！」接着就開了一槍。」

王：（向大家揮手）散兵散兵！快跑！

（王先向左跑，石等跟着跑。金虎和鐵槍丟下行李，架上金虎父也從左方跑下，金虎母也跟下。）

（停了一小會從右跑來一個兵——就是前幕裏營長的馬弁。）

弁：（向右方喊）快上來！好東西多着啦！（解開一條口袋，取了塊餅吃着。）快上

來！有蒸饅頭新烙餅！

（兵十餘人上，先搶吃的，後搶行李，搶上就仍向下方下，只留下馬弁和兩個老兵。）

弁：（看見雨衣）營長這是件好衣服！

老兵甲：給營長拿回去吧！

弁：啊！這時候誰拿到手是誰的？營長不營長？

老兵乙：（向甲）他們都把好的拿了，咱們就把這兩條破被單上吧！鋪起來總比睡在泥地裏好一點！（兩人把破虎的破被背起來。）

弁：（指金虎的鍋碗）把那個拿上叫晚上開水喝！

（老兵甲收鍋，乙取碗粉等物。）

弁：（向全場掃了一眼）走吧！沒有什麼了！（同下）

（金 上）

金虎：好好好！捨完了！省得總手去送！（又看自己的）呀！把我們的被子鍋碗也都搶走了！（向遠處）娘！回來吧！土匪走了！把咱的東西也搶光了！

（石等聽得有人叫，也都慢慢回來。金虎母和鐵栓扶着金虎父最後回來。）

石：他媽的，什麼都搶完了！看這情形咱們回去也不保險，還不如遲幾天再說！村前！乾糧行李都沒有了！在外邊怎麼住下去？

接：甲就先回去吧！有什麼風聲再跑出來！

右：那就走吧！（向王）王幹事，咱們請到村裏去吧！

王：好！（向牆上看）呀！我的雨衣也沒有了！

（五個人沒精打彩往左方走）

金虎：他們走了！咱們到村裏去住！

石：（回頭向金虎等）不要到村裏去！我們回去保不定還要來！（下）

等：（等石等走遠一點）×你娘！洞又不是你打的！（向金虎娘）管他來不來！你們

先住進去再說！

（金虎先進去，金虎母和鐵栓扶着金虎父一步一步慢慢往裏邊走。）

——幕徐徐落——

第三幕

景：村公所內。舞台左後方，有一門通院內，上掛橫額；右方一小門通廚房。右後方靠牆處，擺一張桌子，兩旁擺兩條板凳。

開幕後，石甫和張旺匆匆上，林警甲從廚房出。

石：端飯！

甲：菜成了，飯還沒有做成呢！

石：看你們這些東西該死不該死！不是告你們說天一明就要吃飯嗎？

甲：拿出來的大米吃完了，剛才我們才又剝開麻洞取了一點。

石：給日軍收起來的麵也吃完了嗎？

甲：麵還有。

石：你們那是死人？大米沒有拿出來，不會吃麵？

甲：飯單上規定的是早上吃大米。

石：不用管什麼飯單不飯單！太陽上來那麼高了，我們吃了飯還有事嗎？就吃烙餅吧！

！快點做！

甲：是！（仍向下方）

石：（向接）看情況是不行了，除了城裏，日軍的各大據點，都叫八路軍打垮了。我們現在最好趁能早走一步早走一步。昨天他們的區公所所有通知，說是今天要派人來這裏開會。我們不要讓他們碰頭。

接：你還不要緊，我是維持會長，他們一定不肯甘休！

石：再不要說誰要緊誰不要緊，你要知道咱們得罪的人太多了啊！

接：那末咱兩個人悄悄走了也不好！還有村副，還有教官，我們能不通知他們一聲嗎？

石：你太老實了！教官聽說八路要來，昨天晚上連夜就跑了。村副一來有個認勁，二來那末大年紀了，跟上咱們，行動上也太不方便。況且咱們這次到城裏找日軍，去的人不少，誰知道人家收容不收容？老弟！照現在的情形，只能各人照各人！（起來走到左後方，擡起簾子看）他媽的，太陽已經照着西樓窗了！（向右賊）飯成了沒有？

（內應「快了！」）

甲：（取兩個蒸饅一盤菜上）和起麵來了，馬上就現成！要是太飢了，先吃個熱饅吧！

（石正取蒸饅咬了一口，內起哭聲。）

石：這是誰哭？

甲：金虎仙娘！昨天晚上，金虎仙爹死了！

石：真他媽的不吉利！偏要在這時候來哭！這才是扯淡啦！全村裏大小死下一二百口

：都在那多死地一個老漢？（向甲）出去告她說！不准她哭！

（甲正要下）

石：順路叫金虎仙差來生

：（甲還在市。石後都收起饅頭來去就菜。）

石：他媽的！只會炒個小炒？（向內喊）再炒個過油肉來！

：（村警乙從後邊圍）

乙：正焙餅，烙幾張餅再炒吧？

接：不論弄什麼，只要快！你看太陽上來多麼高了？

：（乙下，取焙餅上。又下。）

：（因饅頭傳上。兩人低頭大吃——要多吃一會。乙又送一盤烙餅來。）

石：過油肉啦？

乙：便宜呀！（放下烙餅，匆匆跑下。端菜上。）

石：（吃了一口，向接。）這個還不錯！

接：（沒有等他的介紹，緊接他的筷也挾了一筷吃了。）不錯！

石：（向乙）再弄兩碗宵夜湯來！

乙：沒有海米了！

石：真是話死人！沒有為什麼不早說？就弄成雞子湯吧！

乙：（向甲）他二人仍吃個不抬頭——仍要使勁多吃一回。）

（甲和金虎上）

石：（看金虎）你怎麼連扁担也不拿？真是傻瓜！就不知道你來幹什麼來了？回去拿

扁担！

（金虎下）

石：（向甲）去把我兩個人的行李打包一下！

（甲下）

接：八路軍究竟來了有多少人？

石：人數還弄不清楚，不過很利害；往南一直打到晉城、博愛、修武，在雙廟一直打了三天三夜，把雙廟附近的皇協軍收拾了個淨光。

接：那麼咱們出去，是不是能回來了嗎？我家裏的情形你知道，我一離開那裏還有個能管事的？

石：這會只能先顧命！要說到顧家，誰家裏也離不了人！

甲：（慌慌張張上）北邊嶺上下來幾十個兵！南邊河裏上來一羣牲口，不知道都是幹

：什麼的！

：（石接二人大聲）

：真遭透了！叫你們早做飯，你們幹的是什麼事？

：（用木盤端兩碗烙餅兩碗湯上）成了成了！

：快跑吧！八路軍兩面包圍土寨了！

：行李還沒有捆好！

：不要拿了！

：（石接二人跪跑下。甲跟着下。乙把烙餅和湯連木盤放桌上正要跑。伙夫從廚房

門內伸出頭來問。）

：有什麼事？

：跑跑跑！（自己跑下）

：（伙夫莫明其妙，竟他們都跑完了，也就跟着跑了。）

：（全場靜寂一小會，金虎取扁担上。）

：（故意聲張）八路軍來了！（看桌上）咦！怎麼沒有一個人了？（頭伸到廚房門

內看了一下）都跑了！（狗咬的比我知道得還早！（看桌上剩下兩餅、菜、湯。）

這可該老子家過過年啦！（丟下扁担，先端起一碗湯來喝了一口。）不錯！很好

喝！（又拿起烙餅來，就上菜吃。）都好！（三口五口先把菜吃完了，又把一部

份餅裝在懷裏。）這給我娘拿回去！（又端起碗來喝湯。）

（盪一個盪差的青年，頭上頂着白淨的毛巾，穿一件白小布衫，外邊披了件青夾襖，手裏拿着一條很好的繩穗皮鞭和一條乾糧袋。揭開簾子問）

：老鄉！這裏有火沒有？我們開些水喝！

：過來吧！你是那裏人？

：盪關的！（上）往那火炕子裏回來的！

：不用開水了！你喝那碗湯吧！

：那可不敢！

：怕什麼？這是維持會那些狗×們做下的！狗日們見牆上有些兵，連飯也沒有吃完

就都跑了，剩下的咱們還不敢吃嗎？陽棚！你要早一步進來，還有烙餅肉菜呢！

：那就討他個小便宜！（把乾糧袋放在椅上，皮鞭往背上一掛，端起湯來喝了一口。

○）

：（見他掛皮鞭）你還趕着牲口嗎？你們那裏還有牲口？

：有！我們十幾個人一共趕了二十四個驢，嚟！（放下碗）先開水！不要把人駭大

家忘了！

：你喝吧！我給你開水去！

：我也去！

金：我去！你摸不着！（放下碗從右方下）

（差又端起碗喝了一兩口，金又上。）

金：溫水鍋裏一大鍋熱水，馬上就開了！（坐下又端起碗喝湯）噯！我問你個事：你們那裏的軍隊不殺賊？

差：（冷不防被他逗笑了，把喝到口裏的一口湯噴出去。）軍隊爲什麼要殺賊？

金：我們這裏的軍隊把牛馬都殺吃完了！我跟我姐夫夥了一個賊也叫人家殺吃了。你們那裏住的是什麼軍？

差：八路軍！

金：（點頭自語）八路軍不殺賊！（向差）你們那裏死的人多不多？

差：你問得真奇怪！好好的人自然死不了，要是生災害病，或者跟敵人打仗，還能不死幾個？

金：我們這裏死得多！光這個村就死了二百多口，我爹夜來也死了！

差：爲什麼死下許多人？

金：糧食都叫軍隊要光了，夏天日本來了，大家跑在山上，軍隊不叫燒火，大家都吃青核桃、生樹葉，把人吃病了，就死開了。（喝完了湯放下碗）

（差取出乾糧來，就着湯吃。）
金：你這乾糧真好呀！什麼麵？

：玉交銀穀子！（分一塊給金）你嚐嚐！

：真好！你們那裏都吃是這個嗎？

：這也不算什麼好的！

：我們這裏見都見不上！

：你們這裏還有這麼好的湯！（喝完最後一口，放下碗。）

：就是因為他們要得太多，才把我們要窮了。

（李鐵栓上）

：（很拘束，低聲。）壺關客！你們的伙計們問水開了沒有？（發現金虎）你怎麼

敢坐在這裏？維持會那些人不在？

：跑了！剩下的烙餅肉菜雞蛋湯我都給他吃了！

：噢！他們也怕起人來了！（很得意）

：我看看水開了沒有！

：我給你看（說着走到廚房門邊向內一看）開了！

：我去送！

：我替你送吧？

：（向金）你就去送一下吧！我想邀人家壺關客談談！（向差）叫他去送吧，我想

跟你談談那邊的情形。

金：談吧！好事多着啦！人家那裏住是八路軍，不殺匪、不死人、（舉起人家給他的乾糧）還有這麼好的乾糧！

李：（笑）傻瓜！送你的水去吧！

（金向右方下）

李：剛才幾十個八路軍，都背着糧食，跟你們那些騎旁邊走過去，怎麼也不要差？
差：那個事邊區政府有規定：除了戰爭時期往前方運糧准要差，各部分平時吃的糧，都是自運！

（金提着水桶拿着幾個碗——至少要七八個——從右方上，向左後方下。）

李：半路不能抓差嗎？

差：不能！沒有專署的撥差證、換差證，也不能攔差，也不能換差！

李：那可真便宜！我們這裏自二十七軍來了，這幾年支差可真沒數，一個人每年除了支差，實在沒有幾天空閑！人家提個油瓶子也要個差。今年六月以後，他們投了日本，那就要得更兇了——剝開了老百姓的糧食窖洞，搶出糧食來還得派老百姓去送！

金：（在內）到裏邊坐吧老村副！鐵拴哥正跟他談那邊的事啦！

村副：（也在內）還有誰在裏邊？

金：（仍在內）沒有誰了！維持會那些人都跑了！

（金和村副同上，大家讓坐。）

村副：（坐下。看桌上的碗碟。）這些人真叫人看不過眼！到這時候了，還是這麼大吃大喝！

金：沒有吃完就偷跑了！

村副：豈關客！聽說你們那裏的地方情形很好，我想向你請教一番！噯！你們吃過飯了沒有？請到家裏吃頓便飯吧！

差：謝謝你！我們早上剛吃過飯。我也不會談個話！你想知道些什麼事吧？

村副：就請先談談負擔吧；你們那裏一年收幾次公糧？

差：每年只派一次，可是能分夏秋兩期交。

村副：每畝地派多少？

差：不按地畝，都是按收入派啦！不論什麼收入都折合成米，每口人再除了七斗免徵點，每石糧再除一斗生產費。其餘作成份數……

村副：（聽着很吃力，好像聽不懂。）這個我一時算不來，請你只說個簡單數目吧！比方收一百石糧的家，要出多少負擔？

差：收那麼多糧食的家，份數就重一點，總得出十幾石！

村副：那還重嗎？你們那裏可真是另一個世界！（低聲）我今年春天三個月，只說軍糧就出了四十多石。趕到夏天，軍糧垮了，敵人來了，村裏人一維持，把我兩個

洞底都給掃光了。

（內喊「走走！」）

差：（向內）走着吧！（向衆）對不起！我們要走了！再有人來再談吧！

李

利國：好好！再過來歎！

金虎

（差下。又提空水桶取碗上。）

李：放着我們拿吧！

差：那可不能！這就夠麻煩你們了！

（雙方點頭，差下。）

（稍停，遠處有呼喝牲口的聲音，有一羣驢過去的脚步聲，有頭籠頭上戴的許多小鐵鈴聲——不是大銅鈴。還有個頭夫喊了一句舊戲白：「幸喜詐出關來，馬上加鞭！」這一喊引起許多人的笑聲。慢慢就走遠了。）

李：你看人家這些人是什麼精神？要是八路軍早來幾個月，咱這裏的人還不也是這樣

高興？

金：春天那個中央軍營長，不是來「振」了一回「國民精神」嗎？一頓都把入振死了！

村副：唉！有些人常說八路軍殺人放火，我就覺着靠不住——他爲什麼要殺人放火哩？簡直想不通。剛才你看人家那些支差的，那裏像殺人放火的地方出來的？

（銀虎背着背包、掛包、米袋，穿着一身整齊乾淨的便衣——褲衣——上。）

金：（大吃一驚）銀虎？（疑惑）是不是？（看銀虎臉）

銀：（向金虎看）哥！你怎麼瘦成那樣子？

李副：銀虎！

李：人家都說你死了！真是三里沒實信！

（銀放下包件。李讓開座。銀坐下。）

村副：孩子呀！你看咱這地方成什麼樣子了！

金：你到家來沒有？

銀：還沒有！

金：你快跟手回去看看吧！要是早回來一天，還能見見咱爹！

銀：（急問）咱爹怎麼？

金：咱爹夜來才死了，咱娘還病着啦！

李：（向金）你這傻瓜！爲什麼先告他說那個？

銀：（很後悔，很難受，但並不哭。）唉！我昨天就說着來啦，因爲區上有點事隔住

了。

（內許多腳步聲，老少男女亂說「銀虎回來了！」）有個人揭開簾子，門前露出許多人，都有病容——包着頭或拄着棍。有些用手指着銀虎回叩向後邊的人說「那不是！」）

李：（向銀）村裏人都來看你來了。

金：（拉銀）咱先回去看看咱娘！

村副：（向銀）回去看看吧！也該先回去看一下！

（金虎母在內問「在那裏」，衆向門上指。）

母：（仍在內）銀虎！（叫着就從衆中衝進門來——滿面病色，頭上頂了個火罐。）

母：銀虎！你真回來了？唉！咱這裏真不能活了呀！（好像哭，但沒有哭。）

銀：娘！你不要哭！我正要跟我哥回去看看啦！咱們回去吧！

母：我不哭！你爹死了我才哭了滿三聲，還叫人家維持會罵了一頓！這時候，誰哭誰

？那個病人不是躺在炕上等死啦？你也不用急着回去！看什麼？有什麼看的？除

了你一個死爹躺在炕上，別的地方，叫人家散兵毆鬼子連老鼠窟窿都刨過了！你

跟那裏來的？

銀：跟區上來！區上派我來咱村裏開會來了！

母：還沒有吃飯吧！你開你的會，我給你去找點什麼吃！唉！可找點什麼！

銀：我帶着米啦！

村副：都不用！（向李）敲掉！你去他們這裏邊（指廚房）看看有什麼，先給銀虎弄點飯！

金：不用！他們都跑了，我這拾了些烙餅！（向銀虎）我吃了些，給咱娘丟了些，給你娘娘分吃了些。（把切成小塊的七八塊餅分拿在兩個手裏，一手給銀，一手給母。給銀的放在桌上，給母的母不好意思接）。

母：我不吃！

村副：這老娘！你吃了怕怕什麼？（向金）金虎還是個孝子啦！

母：（接了口小塊）那些給銀虎吃吧！我不吃那麼多！

金：（把其餘的餅也放桌上，到裏邊舀了兩碗開水，分給母和銀。）就上開水！

母：我弱喝碗水！家裏幾根濕氣，連火也燒不着！（就着開水咬了一口餅。）

銀：（喝了口口水，向村副。）老村副！據我們區上調查，你老人家在這村裏真是個

開明士紳：真正懂得平等，不欺負人；真正懂得民族大義，誓死不投降敵人！我回憶在這會上向民衆提一提，請他們出名，給你向邊區政府請個匾掛一掛。

村副：（滿面笑容，雖然謙虛，却也想要。）不用提吧？這都是咱的本分，算不了什

麼！

銀：不不！一定得提！在士紳裏邊，像你老人家這人很不易得！噯！你看我這記性多

壞！先找個人打打鑼準備開會吧！

村副：天還早哩！吃點東西再說吧！

內：（不上場）還打鑼做什麼？

李：召集人開會！

內：（仍不登場）不用打了！一聽說銀虎回來了，村裏除了死人病人，凡是能跑能走的都來了！

銀：那咱們就先開會，不要叫大家等着！

李：（向金）咱們也出去聽聽！（同下）

母：我也出去聽聽，看八路軍來了要做甚！

村副：你病着哩！就在裏邊吧！

銀：（走到門邊，搭起簾子，用家常話說。）我是個老熟人，不用介紹！（提高嗓子）我要講的話很簡單；我們這地方，被敵人跟頑固份子，弄得老百姓不能過日子——這是大家親自經過的事，我也不用細說。今年秋天——就是前一個多月——八路軍來了，把敵人打跑了。把維持會嚇得跑的跑了，散的散了，捉的捉了，我們就建立了抗日新政權。這樣我們老百姓本來應該能活啦，可是專署、縣、區都有了改權了，村政權還沒有建立起來，弄得村裏有許多要緊事不能辦，所以還活不下去。現在，我們先建立個簡單的村政權——只要選一個村長一個村副。要選

能熱心給大家辦事的人。大家先準備一下。

衆：（聲音知而有力）對！

衆：好！這是一件事！以下還有兩件事：咱們也有軍隊了，也有政府了，大家再不要打死的盤，要打活的盤。我們既然要活，第一先要把各家的死人埋了。人死的太多，連抬的人也沒有了！我們軍隊駐的地方，都是軍隊幫着老百姓抬；沒有駐軍的地方，大家就要組織些互助隊，這家給那家抬，那家給這家抬。第二還要屯東西；敵人跟頑固軍隊攪得老百姓沒有種上地，後來又遭了旱災蝗災，大家都沒有吃的，怎麼能活到明年夏天啦？邊區政府跟八路軍總部號召大家——不論軍隊，不論政府，不論老百姓——都趁這秋天，趕緊一律打野菜，採樹葉，準備渡明年春天的災荒！這兩件事情要緊不要緊？

衆：大大要緊！

內一人：上邊真想得到！

村副：（點頭）

衆：除此以外，還有兩件事，很不費什麼力氣；第一、咱村的老村副，很懂得平等，

很懂得民族氣節，既不欺負老百姓，又不投降敵人，咱們村裏人大家出個名，請

邊區政府給他老先生掛個匾，可以不可以？

衆：可以！

村爾！（輕聲笑）海海海海！

另有幾人亂說：「應該——」人家真是個好紳士！」

鎮：還有！第二、敵人在這裏的時候，咱村一定也有維持會。大家見了那些在維持會辦事的人，勸他們到政府去悔過——只要他們能承認錯誤，真正改過，政府很寬大，不追究他過去的罪惡！

（衆亂哄哄嚷起來）

內一人：（大喊）不行！不能一律那麼辦！

又一人：咱村就有兩個人非殺不行！

衆：你們說是兩個誰？

（衆停了一會）

前一人：我不怕！我敢說！就是石甫跟接旺！

後一人：（跑到銀虎眼前）銀虎！要捉住那兩個人不殺，我也不行！什麼壞事都是他們搞的頭！

衆：（亂聲）不行！叫我們活就不叫他兩個活！

銀：那就不跟他客氣了！政府的寬大也不是無限的，羣衆不容他政府就沒法寬大他了。

內又一人：對！

銀：好！我的話完了。最後一句：我們還要活——不要等着死！

村副：要活！要活！照現在的情形難道肯不活？

內又一人：不死了！能照這樣咱們還要活啦？

衆：對！

前人：這又成咱們的世界了！

衆：對！可算又能活了！

（衆大鼓掌！銀虎回過身來。）

——幕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於平壤

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

交換關係啓事

敬啟者：我們因設備不週，時感參考資料缺

此，謹向各兄弟區報社、書店、文化團體以及其他

機關，徵求各種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等量奉酬；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雨 個 世 界

晉翼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七

著 者：

趙

樹

理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版

一九四七年五月再版

4.6